

花城出版社

继承的 爱情



MISTRALIS TER

【美】朱迪斯·克兰茨 著
黄宪芳 译

一部风靡全球的美国小说，一个译成
十几种文字、迷醉 800 万人的故事。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collage. It features several roses of different sizes and orientations, some appearing to be cut or torn. A hand in a dark suit sleeve with a white cuff is reaching out from the upper right. In the lower right, there is a dark, draped fabric with a rose resting on it.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artistic and somewhat somber.

继承的 爱情

【美】朱迪斯·克兰茨 著
黄宪芳 译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继承的爱情/(美)克兰茨著;黄宪芳译.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 2000.3

书名原文:Mistral's Daughter

ISBN 7-5360-3242-0

I. 继… II. ①克…②黄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14546 号

继承的爱情

[美] 朱迪斯·克兰茨著

黄宪芳 译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韶关市粤北印刷厂印刷

(韶关市五里亭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8.5 印张 1 插页 460,000 字

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 册

ISBN 7-5360-3242-0

I·2704 定价:2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内 容 提 要

朱利安·米斯特拉尔具有非凡的绘画才能，但也具有一切天才与生俱来的自私和怪异的品行，他的成名和成熟与吕内尔家族祖孙三代红发女人息息相关，是她们出众的美貌给了他巨大的灵感，提供了其作品轰动的机缘，又是她们来自生活的朴素真理改变了他，让他领悟了人生最重大的课程。

玛姬是第一个与画家产生过爱情的女人，她18岁成为米斯特拉尔的专职模特，无偿地为他献上了自己的童贞、一颗痴心和所有的钱财，未得回报，却被画家一己之私念无情地震醒，从此离他而去，过上另外一种生活。特迪是玛姬的私生女，也是米斯特拉尔一生中惟一真正所爱的女人，不幸的是，她有着和母亲相似的悲剧：不能完全拥有所爱的男人，只能和别的女人分享，结果也走了母亲的老路，生下一个私生女，名叫法芙。特迪后来在一次外出旅行中遇难身亡，米斯特拉尔对特迪未竟的爱情延续为对女儿法芙深深的爱恋，法芙从8岁开始跟着父亲共同生活，学习绘画，父女俩相亲相依，但在法芙16岁的某一天，未作任何解释就毅然离开了她父亲……

鲜明的人物性格，离奇曲折的故事，荡气回肠的叙述，像磁石般紧紧吸引读者。本书从20年代巴黎的大画师沙内尔、科莱特、毕加索和马蒂斯，到50年代称雄纽约的大模特行，一直写到70年代的模特行之战。这一时空横跨半个世纪的宏篇巨著展现了高层艺术、时尚界的辉煌，在我们面前铺开了一个璀璨的、风行全球的故事。

“野兽派”^① 法芙一阵风穿过大厅，印有“停”字路标的红色雨衣飘拂身后，在电梯就要关上的一瞬间，她挤了进去。她气喘吁吁，使劲收着手里的大条纹伞，以免将水滴在人家身上，可身边挤得密密匝匝，手臂夹在两旁无法动弹。

稍微早点，电梯便可宽松得供她一个人用，可 1975 年 9 月的这个雨晨，曼哈顿的出租车没有一辆空着，她不得不在麦迪逊大街没完没了地等公共汽车，下车后还跑了一段才穿过 57 街，弄得一身透湿怪不舒服。她小心翼翼地转动着脖子，环视了一下将她卡在当中的这群人。10 楼之前能下去几个吗？看来毫无希望。卡内吉写字大楼里的这部老式电梯就这么吱吱嘎嘎地叫着，缓缓往上爬。除开电梯员，里面挤的全是些年轻女孩，小小空间里明显充满一股紧张与惊恐的气氛，这些女孩一个个沉默不语，

^① 野兽派 (Fauve) 是 1905 年产生于法国一个松散的艺术团体，是 20 世纪诸多现代主义艺术流派的开端者。野兽派的目的是要建立新的绘画准则，提升纯色的地位，新印象主义对野兽派画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。其作品的显著特征是运用色彩的强烈对比，造成一种狂乱的色彩效果。本译本采用音译“伊芙”。

专注无比，沉默得令人难受，甚至有几分吓人。这类女孩子，出落成人时个个都明白，自己毫无疑问是本校、本州、本家乡的头号美人。

这部电梯，是通达她们人生目标的最后一站。这个目标，她们一直梦寐以求，狂热追逐多少年了，此刻，吕内尔模特行的求职试演，这当今世界最著名、最有声望、最有实力的模特公司的试演就在眼前了。夹在这些女孩当中，法芙感到有一股交织着颤抖的焦渴与神经质的期待在身边悸动，这股焦渴与期望那么沉重，连她都觉得有点受不住了。她闭上眼睛，心中只求电梯快快到达。

“凯茜问我有没见着您，她在楼上等您。”电梯员对法芙说，声音很大，每个人都听到了。

“谢谢了，哈里。”言罢，法芙感到有二十双眼睛立即朝她逼来，双双眼里都是敌意。她将头往大衣领子里缩了缩，只想能隐遁了就好。人们从各个侧面审视着她，毫不掩饰她们的争强好胜。靠近身边的几位，眼睛从她的额头扫到下巴，终归没找着任何瑕疵。她身后的几位，估量着她的身高打了打分，脸上的忧虑表露无遗：她比我们谁都不矮，或许还高过我们。即便站在电梯后部视线有所阻隔的几位，也看到了“野兽派”法芙那头火焰般的近乎红色的头发，这头飘逸的橘色头发红得那么放肆，只可能是天生的。

姑娘们审视法芙这一刻，电梯里死一般的寂静。

“你是个模特儿，对吧？”法芙右边的那位女孩发问，语气中，责怪与极端的嫉妒暴露无遗。

“不是，我只是在这儿上班。”法芙感到电梯间里固体般凝重的气氛缓解了。现在她不显眼了，无足轻重可以使人放心了，于是她挺直了身子。电梯到10楼时，门一开她便一跃而出，不敢回头，从入口处径直朝吕内尔模特行跑去。

她很清楚站她后面的女孩们接下来会怎样，她们每个人都想在队伍中占住她那个位，这帮前来参加公开求职预演的姑娘，半小时前就在这排开了队。吕内尔模特行四十多年前由法芙·吕内尔的外祖母玛姬·吕内尔一手创办，每周有三个上午进行公开求职预演。在每年的数千名参赛者中，入选者只有30名。

法芙疾步朝自己办公室走着，一边思忖。也许电梯间里这些姑娘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，或许又有那么一位具备模特行里大家称为“电击雷鸣”的那种素质。法芙推开自己挂有“妇女部总监”牌子的办公室时，心想，那帮姑娘怎能明白，光具有美丽是决然不够的。

法芙的助手凯茜·奥古斯狄罗娇小玲珑，头发卷曲，今年25岁，比法芙要大好几岁。她翻着最新一期的《时髦》，见法芙进来，从身下的椅子中抬起头，一见法芙的样子，不免吃了一惊。

“你看上去就像被加拿大皇家骑警通缉似的，”凯茜被法芙的表情逗乐了，不由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我刚从一帮愤怒的女孩当中逃脱出来……，在电梯里陷在一大群有希望选上的年轻姑娘之中了。”

“活该，谁叫你迟到。”

“我多久才迟到那么一回？”法芙有些好斗地反问。脱掉雨衣，宽慰地舒了一口气，一屁股坐进了椅子。她拔掉湿漉漉的靴子，将两只套在绿色紧身裤里的脚搁在办公桌上。法芙总是穿戴有序以对付恶劣的天气，今天穿的是件橘黄色高领紧口毛衣，一条紫色花呢裤。

“倒是很难得迟到一回，”凯茜承认。“不过也用不着道歉，你仍来得及处理本周的紧急情况。”

“紧急情况？”法芙一对红色的眉毛扬了起来，一边问着，一边透过办公室的玻璃门往外望去。所望之处情况都很正常，几十个客户正在一组组话间里打着电话，而只要电话在通着，吕内尔

模特行就不会真有什么紧急情况。

“是珍妮的事。”凯茜认真了，看上去还有些气馁。

“又来了！”法芙本来已将台上的便笺本拿过来开始写写画画，一听这话，将铅笔狠狠往下一甩，仿佛那枝笔是悬在法官手中的木槌。“我上周刚刚警告过她，现在又惹麻烦了？！”

“昨天是《巴扎尔》预订了她。亚瑟·布朗怨声载道，他的发饰师邦尼说，今天上午第一件事就让人完全灰了脸……”

“你知道他说的灰了脸是什么意思吗，是指气得脸色铁青。”法芙急急打断了凯茜。她不想听关于这位拔尖模特的最新消息，以免将已经坏了的情绪毁得不可收拾。珍妮是吕内尔模特行的头牌模特，不使用姓，单以其名挂牌拍照。其他模特为吸引顾客，起了这样那样的名字称号，她却一律不需要，因为她是全世界头号金发碧眼女郎，她拥有倾国倾城的美貌，这种美是不允许有什么假如、及其和但是的，是无条件的。珍妮就是美得这么完全彻底，美得入木三分，美得无可辩驳。她是法芙所认识的惟一个对自己的相貌完全满意的模特——令人难以容忍的珍妮，她明白自己完美无缺。

“是气得脸色铁青，”凯茜继续说道，“既然珍妮总是姗姗来迟，昨天露面时，比邦尼所预期的时间整整晚了两个小时。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她头发脏不拉叽的，这也问题不大，发饰师将她的头发洗干净了。接下来就是漫无节制地侮慢化妆师，化妆师没跟她计较，这类侮慢他已习以为常、见怪不怪了。一切就绪后，她又感到虚弱不堪无法拍照，因为没吃午饭，于是，他们又把她给伺候饱了，派人出去给她买了三种酸乳酪，这才把她哄高兴了。吃饱后，她得打半小时的电话给她的星占学私人顾问。至此为止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常事，邦尼气的是在向珍妮摇尾乞怜了一整天后，《巴扎尔》还是没拍成照——她不让他们剪她的头发。”

法芙霎地站起来，怒目圆睁，灰色的大眼睛由于愤怒变得更

大，可爱生动的脸上一副简直不相信的神情：“珍妮明明知道《巴扎尔》是一份美女特刊，明明知道他们将她的头发剪掉两英寸——不过就这么大的事，下个季度里她的头发只不过短了两英寸——该死的！这一点她上个月接这单活时，我已经向她讲得清清楚楚。”

“可是我们的珍妮她改主意了，瞧，她的星占学顾问告诉她，太阳未转到海王星之前什么也别更动。”

“原来这样！珍妮必须开路了，我今天就终止她的合同。”

“可是法芙……”凯茜深深叹息了一声，她想起了底下三个月珍妮排得满满的预订单上的丰厚利润。

“没什么可说的了。珍妮把我们弄得狼狈不堪，这已成了她的家常便饭，如果任其发展下去，我怎能指望其他姑娘们遵规守矩，努力工作？”

“如果你终止她的合同，她明天就会在福特或威尔海明娜上班。为了将她弄到手，人们可是什么都忍得下——只有一个珍妮啊。”凯茜一本正经地告诫道。

“错了，凯茜，第二个珍妮或迟或早总会出现，”法芙冷静地说，“但是吕内尔模特行却只有一个。”

“有见解，我明白了。不过，你不想事先与玛姬商量一下吗？”凯茜问。

“问玛姬？”法芙有点意外：“她今天不在公司，今天是星期五啊。”外婆抽身去度她惯常的长长周末时，公司的业务由法芙全权负责。

“她对我说雨下得太大，明天才去得了乡下。老板这会儿在她办公室。”凯茜告知法芙。

“我当然会将珍妮的事告知她，”法芙若有所思地说。“还有什么要处理的紧急事件吗？”

“只有一件，你任何忙也帮不上，彼得正在解决这事。”凯茜

指的是电话修理工，这人每周来三天，修整清理模特行上百条外线和几十条内线。“有一位顾主的电话线出了故障，结果她接到的是某个神经科医生的电话，而那医生听到的又是我们的声音。那位顾主正在抱怨，声称要大家好好痛哭一场，然后洗个冷水澡，吞两片阿斯匹林，再进行祷告。”

“不碍事。”说着，法芙推开办公室门，朝转角处那间大办公室走去。玛姬·吕内尔在这间宽敞的办公室里统治时尚模特界已经很久很久了。

有些大美人上年纪时老得很优雅，有些则不屈不挠地逗留在她们过去的某个阶段，力图使自己驻留在那儿，然而每年终归是一点一点地枯萎了。还有一些则是一夜之间失去了美貌，这使与她们相识的人只能在想像中短暂地重建她们的美貌。玛姬·吕内尔步入老年却没有了年龄，时光在她身上停滞了。20英尺之外看她，她仍然是那位曾公认为整个蒙特帕纳斯最可爱的艺术模特的17岁少女；10英尺之外看她，她显然是纽约最练达的女人，是一个以一种奔放的热情保持着自己苗条的身姿，令一代又一代妇女争相效仿的女人。隔近了看她，没人看得出她上了六十，她的魅力如此之浓烈，根本不容人作这种卑鄙的年龄推算。“玛加丽！乡村……这天气真遗憾，达西很失望吧？”法芙快步上去吻了吻外祖母，叫着她的本名“玛加丽”。除她“野兽派”之外，任何人都无权这么称呼她的。

“他是有点脾气躁，但后来打电话约赫伯·迈耶一起在‘21’吃午饭，便立即高兴起来了。”玛姬说着，紧紧拥着法芙。“昨晚收音机报道说乡里停了电，我就不想动身去了。如果得就着蜡烛慢慢移步，得在壁炉里烤热狗，就会将本来好端端、甜蜜蜜的安排全给搅了。”

“我以为你们会更浪漫——又一个幻觉破灭了。不管怎么说，

你在这我很高兴，我已决定炒掉珍妮……。”法芙以探究而决然的目光看着玛姬。

“其实我一直不相信你会炒掉她，我与露露这三个月以来一直在打赌。”

法芙吃惊地张大了嘴。炒珍妮这事，模特行的订购部长，玛姬特别亲密的朋友露露，压根儿就没透过半点风声，只是根据珍妮我行我素的习性，暗示说她可能会辞职。

“那么谁赢了？”法芙急切得喘不过气。

“当然露露赢了。五年来我一直与露露打赌，总得赢她一回，可是……将来哪天……。”玛姬咧嘴一笑，耸了耸肩。她觉得法芙衣着上大胆的色彩配比，还有她那双绿色的腿，在今天这个灰蒙蒙的早晨显得尤其迷人，任何一名法国野兽派画家都会被她征服，而法芙这个寓意为“野兽派”的名字，就是根据野兽画派命名的。的确，在玛姬看来，任何人只要是男人，就会被法芙所征服。当然将这一点告诉法芙并不怎么合适，倒不是怕她爱虚荣，而是这听起来像是做祖母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。在模特行干了几十年，玛姬已经练就一副火眼金星，什么样的美都逃不过她那双眼。法芙本可能成为她们当中最棒的一个，以她自身的特点大大超过珍妮，但是玛姬唯独不想要法芙干模特这一行，她为法芙没有决定吃模特儿这碗饭而深感欣慰。

“几点了？”法芙突然问。“我将表忘在家里了，穿衣时太匆忙。我不想错过安琪儿脱脂乳酪的新广告节目。”

“差不多 10 点半。”

“好，还来得及，可以开你的电视机看吗？”法芙指了指面前那部电视机，玛姬一直用它监控着转播吕内尔模特行姑娘们表演的各色广告节目。“如果你忙着监控的话，我可以回去开自己那部。”

“不忙，就在这儿看吧，亲爱的，我也想看看这个广告节目，

今天没有那么多事要处理。听说安琪儿正在采访企业经理们……，她干得如人们所指望的那般好。”

法芙扭开电视，在玛姬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。当屏幕上的安琪儿设法说服人们，甚至说服她俩相信，脱脂乳酪可能成为美食家所钟爱的食品时，两个女人盯着电视吃惊地足足看了 30 秒钟。

广告节目完了以后，两人握手相庆，一起大笑，笑得嬉戏刺激，是那种摆脱了所有传统习俗的笑声，这种笑声，令所有初闻之人驻足聆听，并热切地希望再次听到。

“将安琪儿转到大专栏去没错，她那节目应该永远办下去。”玛姬说。

“我几乎看得见她踌躇不决的样子，是买一套公寓呢，还是买一群牛及其副产品。她可能满足于有一头美洲虎。”

法芙正要上前去关电视，屏幕上突然跳出“新闻中心简讯”一行字，她停了停，想看看出了什么重大新闻。播新闻的女播音员出现在屏幕上，语速很快地报道：

被视为法国当今最伟大的画家的朱利安·米斯特拉尔，今天在法国南部他的住宅因肺炎逝世。艺术家享年 75 岁。临终之际，他的女儿纳迪娜·达尔马斯守候身旁。详细报道请看午间新闻。

法芙呆住了。玛姬也呆住了。又一条广告打出来了，她们还是一动不动，极度的震惊将她们牢牢扣在椅子上。突然，玛姬一跃而起关掉电视，但法芙仍然泥塑般动不了，眼光暗淡，神色黯然。玛姬走上前去，弯下身来用臂膀搂住她的双肩，将这颗僵直的红发脑袋拉入怀中。

“天啊，天啊，竟然是这样得知他的死讯。”玛姬啜嚅着，轻

轻地摇着怀里的外孙女儿。

“我什么感觉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本应该有点什么感觉的，对吗？”法芙说着，声音轻得玛姬几乎听不见。

“是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……，我也是什么都感觉不到，但是过会儿会好的。”有那么一会儿祖孙俩都沉默不语，静静地依偎在一起，聆听着 57 大街警报的尖锐呼啸，却又什么都没听见。朱利安·米斯特拉尔死了，对这两个曾经爱过他的女人来说，那段时光已经过去了。

玛姬的桌上有一个镜框，里面是经久不衰的、最伟大的时尚模特儿特迪的照片，这个姑娘曾经是玛姬的女儿，是朱利安·米斯特拉尔的情妇，是法芙的母亲。祖孙俩仿佛想要照片中的特迪也感受到这份震惊，两人都不由自主地朝镜框望去。

终于，玛姬以法国人的实际战胜了被俘的感情，她站起身来松开了法芙，告诉她下一步得做的事。

“法芙，那葬礼……你得去参加。来吧，我与你一起回公寓帮你整理行装。凯茜会帮你买好机票。”

法芙走到窗前，望着窗外的雨，自电视播出父亲的死讯那一刻起，她还一直没挪动过身子。她开口了，脸却没有转过来：

“不。”

“你这个‘不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”

“不，玛姬，我不会去。”

“法芙，你是一时给惊蒙了。我知道你已经 6 年多没与他说过话，可是你父亲他逝世了，他的葬礼你当然得参加。”

“不，玛加丽，我不想去。我不打算去。我不会去。”

2

巴黎沉浸在欢乐中，沉浸在自恋中。这是1925年5月的一个早晨，整个巴黎城的街坊们一致认为，在他们的记忆中，栗子上宝塔形的米色花朵从来没有这样繁茂，只是他们总忙得顾不上欣赏。他们从繁忙的闲聊漫谈中偷得片刻之闲时，充其量也只是留意一下蔚蓝色的天空和繁星点缀的夜空，艺术界、时尚圈和社交圈中的谈料，竟然酿出这么刺激这么醉人的“葡萄酒”，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，即使是号称首都中的首都的巴黎也史无前例，真够他们嚼一阵子舌头。

在5月的这个早晨，沙内尔在她的工作间正忙着缝制她著名的首套黑西装；在这天早晨，科莱特给那本耸人听闻的手稿（《心爱者的归宿》）添上了最后一笔。在这一天的黎明之际，年轻的海明威与已处于半失明状态的詹姆士·乔依斯一同外出喝了早茶，而米斯坦盖画展，则于这一天的前夜在巴黎俱乐部开幕，又一次证明下台阶的艺术非她莫属，如同伟大的斗牛士值得观众喝彩一样确凿无疑。卡蒂埃兄弟购齐了世界上最特别的项链——三串完整的、整整花了两个世纪才收集而成的粉红色珍珠项链，许多人都想知道，他们究竟要把这珍珠宝贝卖给谁。

此时的玛姬·吕内尔才不关心什么珍珠项链呢。这会儿她正站在蒙特帕纳斯的街角一个叫做卡勒富尔·瓦万的地方，狼吞虎咽着第二份早餐，这一小把刚从街头小贩那儿买来的炸薯条花了她四个生丁。她来到巴黎还不到24小时。17岁的她发现，从图尔老家逃出来碰运气，真要把人给饿扁了。

她个儿高挑，长脚长手，往豪华别墅大街一站，好像植在行人道上的一棵树，惹得过往行人都要再度回头，通常是三度回

头。显然，她对自己那张脸蛋与衣着之间的巨大反差浑然不觉。她具有那个时代崇尚的男孩般的运动员体型，却模仿时下最新款式，腰间扎根皮带，将身上那件白色的绉纱外套掖在皮带下，下身则穿一件盖过膝头的海军呢百折裙。

不过，在当时所有的女性，无论贫富，出门上街人人要戴帽子的年代，她却袒露着脑袋上街了，而且也没有像城里所有的女人那样，热衷于千篇一律、千人一面地将自己的嘴唇涂得像一张弓，脸上搽上厚厚一层粉，胭脂抹得鲜红鲜红，把张脸折腾得像个克威牌洋娃娃。她的美浓烈鲜明，不加修饰，属于得在将来某一天，在未来四分之一世纪才会展露头角的那种美。她的颧骨裹在白嫩的皮肤下，形同阿拉伯人使用的短鸳鸯刀，她的头支在长长的脖子上，骄傲得就像一面战旗。

在个个女人都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年代，她一头长长的、杏子酱色泽的深橘色头发直泻而下，很有光泽。浓浓的眉毛未经修拔，紧紧俯在眼睛上方，两只眼睛距离拉得较宽，几乎有点过宽。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直率坦然，眼白清纯明亮，至于眼虹膜，一杯草绿色的佩尔诺放它跟前一比，就像被水稀释了一般失色。她的嘴唇线条优美、非常饱满，成为她整张脸上的焦点，就像路标那样醒目。

玛姬不无遗憾地嚼完了最后一根薯条，其神态就像是一只硕大的金毛猫步入微风中，一副自信的姿态，使人无法相信她只有17岁。不过她脸上的皮肤柔软清新，嫩得像婴儿的手掌，上面耸立着一个笔直美观的鼻子，鼻尖上点缀着若隐若现的几粒雀斑。

玛姬用手绢将手擦干净，环视了卡雷富尔·瓦樊一番。她站的这个地方离拉斯帕伊林荫大道只有一步之遥，穿过那个宽敞的大道就是德朗布尔大街的尽头。从人行道她所处的这个方位望去，每条街看起来都朝山下延伸而去，给她的感觉是自己立在山

坡的顶峰，这个山坡坡度平缓，正好处在一片开阔地带的正当中，似乎这个十字路口就是一个大城市的主要街道，自成一体。这个方位视野辽阔，处处可见春天的天空，微风吹拂，空气清新，栗子树的树梢直插天际。不过，这片欣欣向荣之中并无丝毫安宁，空气中充满着闪烁的活力，甚至连鸽子都忙得不亦乐乎。而过往行人，在玛姬看来几乎是在奔跑，朝那些神秘的目的地无休止地奔跑。

啊，巴黎！玛姬感到自己直想把巴黎咬在齿间，咬得嘎扎作响，细细地嚼，直到她拥有了这座城市，拥有了这个尚未打开的、可以填满欲壑的宝匣。她左脚换到右脚，不耐烦地跃跃欲试，探着脑袋，欲朝每辆擦身而过的的士里面张望一番，整个儿沉浸在一片不可按捺的好奇心与急不可待之中，根本没注意自己也成了他人围观的对象。围观者越来越多了，形成一个古怪的混合体：年轻女人衣着艳俗，上年纪的女人系着围裙趿着拖鞋；老头儿们叼着烟卷，小娃娃们拽着母亲的手；人群中还有一些这会儿理应在学校上课的男孩女孩。这帮人一个个守候在那儿，忍从、耐心地盯着玛姬，使她看上去活像一只篱笆门前被勒紧了缰绳的牝驹，十分紧张。

人群渐渐围成一个圈。人们瞅着这位陌生女子，互相碰肘示意，接着就发问了。

“你这是在等人吗？”一位 35 岁左右、体态丰满的女人问。

玛姬吃惊地抬起头，扫了一眼周围的人，微笑道：

“当然希望等得到。太太，我找对地方了，对吗？”

“那可得看你找的是什么地方。”

“这是模特市场吧？做绘画模特儿不是在这里荐工吗？”

“是在这里荐工。”一个 12 岁左右的男孩应声而答，满怀兴趣地盯着她。“我就是行家，我还在我妈肚子里就当了画家的模特，而我妈，那时只差一个月就要生了。”小男孩使劲吹着。

“蠢东西你给我闭嘴！”男孩的妈妈一声断喝，猛地一拽将他拉到身后，对着玛姬不无指责地说：

“你根本做不了模特儿。”

在蒙特玛特尔，市集模特这种风习大约早在 75 年前就形成了，那时候，专业绘画模特聚集在底卡勒广场的喷泉周围等候荐工。后来，画家们搬到蒙特帕纳斯，这些模特儿也就跟着迁来，仍然是每周的星期一站在街头等候荐工。

这些人祖祖辈辈就靠当模特儿为生，全家人的生计都在上头，玛姬在这儿露面，自然深遭怨恨，那种专业老手对一看便知是生手的人的怨恨。

“如果有人愿意出钱来画我，我不就当成了模特儿吗？”玛姬立即反驳。

“事情有这么简单，这么容易？那可是个苦差事哟，年轻漂亮的小姐。”

“那就瞧瞧吧。”玛姬决断地说，双手自信地往裙子口袋一插，蹬在那双蹩脚的新皮鞋里的脚站得笔直。

这帮将人行道堵得水泄不通的观战人群，忽地一下全散开了，个个掉头盯住了一位迷人的女郎。这女郎乌黑的短发后侧，戴着一顶翡翠绿色的紧口钟形帽，两个爱慕她的男子挽着她，一只胳膊一个，正沿街游荡过来。她一眼瞅见玛姬，锐利的眼神将她上上下下扫了个遍，惊讶地扬起了眉。随后她舒展眉头，耸了耸肩，下了评注，那声调高得全场都听得见：“哦，这就是如今从外省来的那些土包子吧？瞧这名豆杆子，肯定没见过理发剪什么样子，甚至可能连肥皂和洗发水都没听说过……，真土得掉渣。”女郎轻蔑地笑着，假装没听到她这番话引起的阵阵窃笑，转眼走掉了。

“那个人……她是什么人？”玛姬忿忿地问。

“蒙特帕纳斯的重要人物凯凯，你连她都不认识？那可真个